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nkers' Series

吴江文稿

上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nkers' Series

吴江文稿

上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总序

俞可平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 332 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408 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王臣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无情：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臣子又有几多？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等等。虽然由于传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但是，人们之所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

性地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希冀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既为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言必称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改革开放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改革开放需要并确实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需要并确实产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我们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既不同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尽管有传统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压制，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仍然不可阻挡地竞相登台，争奇斗妍，相互激荡。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

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

谁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家？谁的作品有资格入选这套《文库》？这必然是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读者对此有统一的答案，但我们希望《文库》的编选标准是合理的，并能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可。简单地说，这些标准就是：中国化、原创性、现实感和影响力。

这是一套关于中国思想家的丛书。“中国思想家”，不仅仅表示这些作者是中国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源于中国的现实，关注中国问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换言之，这些思想产生于中国的土壤，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意义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完整地理解和阐释。但是，具有中国特色并不等于说这些思想只是对中国传统的延续，而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其实，自从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华民族一切进步的伟大思想家，无一不注重向国外的优秀文明学习，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等。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思想。当然他们不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思想，而是将外国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用以改造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进程也再一次证明，只有秉承中国优秀传统，立足中国现实，大胆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也只有这些思想，才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想。对于这些先进的思想而言，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都是对先前某种思想的承继和延续。但是，一切有生命力的思想绝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创造性的发展。思想的原创性，指的就是对传统的创新。它既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割断，那样，这种思想就会成为无本之木；也不是只有几个新的概念和术语，而无实

质性的突破，那样，这种思想至多也只是新瓶装旧酒。思想的原创性，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依赖传统而又突破传统。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思想的原创性意味着，既本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又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这样的一种原创性思想，也只能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改革开放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

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 and 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民主法治的推行，无不凝聚着当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智慧和见识。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思想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代表。任何思想家，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知识分子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产生的各种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新思想，都是全民族探索的结果，特别是全体知识分子智慧的产物，思想家不过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本《文库》将陆续收录的思想家如费孝通、王元化、于光远、吴江等，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分别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思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了各自的独特影响。我们编选这套文库，既是为了表达对所有为改革开放作出思想贡献的知识分子的敬重，也是为了对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各种代表性思想做一个汇总，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建国 60 周年。

作者简介及本书内容简介

吴江 1917年11月（旧历）生于浙江省诸暨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基层农会工会工作。五六十年代，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建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专职编委。“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1977年复出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兼任校长，而由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作者任职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第一副教育长及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离开党校；后又短期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于1990年离休。曾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与牛旭光合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述》、《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论集》、《旅港时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

《冷石斋杂论》等。

收入本文集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收入本文集的作品共分八编：第一编，“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集中若干有关论文，包括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第二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收入有关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若干论文。第三编，“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第四编，“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述评”。第五编，“史学篇”。收入有关史学论文（包括论述法家学说和南宋浙东史学等文章）和对近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第六编，“冷石斋杂论”。包括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第七编，“冷石斋随笔”。第八编，“冷石斋拾遗”。这里收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特点”一篇，摘自1958年所写《中国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一书。这是仅保留的“文革”前所写的一篇作品，因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足以窥见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个深层原因。

第一编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本编序：吴江老矣，犹著新书（邵燕祥）	3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0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28
苏联倾覆和社会主义前途	
——1992年6月在广东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	45
重新研究马克思	67
马克思主义探源	74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大史学	82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	90
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97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争论	106
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	
——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	115
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154
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命题	160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165
异化思想述评	181
关于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关系	
——与胡耀邦最后一席谈	200
附录两篇：	
我所经历的实践标准讨论	205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记	225

第二编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会对世界资本主义构成威胁吗？	243
“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	253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介绍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258
读《旅英十年》	
——兼评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的现象	277
回顾四十年前与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一场论争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286
民营经济未必不能培育社会主义因素	296
资本主义对政治民主的五大贡献	306
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历史考察	323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336

第三编 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

再版前言	351
第一讲 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	355
第二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366

第三讲	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论争	379
第四讲	辩证发展观	395
第五讲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414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核心? ...	424
第七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431
第八讲	关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	445
第九讲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认识论导言	451
第十讲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	458
第十一讲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469
第十二讲	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479
第十三讲	认识的发展过程	489
第十四讲	真理与谬误在认识中的互相对立与互相包含	500
第十五讲	跨入辩证思维领域	512
第十六讲	认识的全面性	521
第十七讲	分析与综合	531
第十八讲	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握具体真理	538
第十九讲	工作方法论	549

第一编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本编序：吴江老矣，犹著新书

邵燕祥

我想用“空谷足音”来形容吴江新书和我读后的感觉。这本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二次印刷），主要收入了他十年来有关的论著和答问（书中同时收入了写于80年代的几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看到作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研究最早是针对1983年一份宣传我国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制造理论和政策混乱的“提纲”的）。

难得的，也是在国内久已不见的，是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它原有的理论体系及其宣传、阐释和实践）时表现的自由精神。吴江数十年来一直进行理论研究，如他所说，“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而在这里他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

马克思主义这一命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流行开来的（列宁主义亦然）。而马克思生前却针对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当然是不满于对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曲解，也告诫人们不要视他的学说为“刻板的正统”，而抱迷信的态度。纠正曲解，打破迷信，才能把被大权威和小册子弄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恢复本来面目，这才庶几是像马克思那样对待马克

思主义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思想的、科学的、理性的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赢得读者的。他们没有必要而且从来也没有夸称自己“一贯正确”，手持“绝对真理”；他们不讳言自己某些认识不足和观点过时。在1872年，距《共产党宣言》出版仅25年，他们为德文版写序时，就指出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指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因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他们当时已无权加以修改。

在一般人看来，《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启示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行动上更不能墨守照搬。然而，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它的“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若连说话的自由权利也没有，甚至连思想自由的权利也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了，“这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恩格斯1889年12月28日致格尔桑·特利尔的信中，着重指出工人自己的队伍不能消灭言论自由，“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吴江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部分的论述恰恰告诉我们，俄国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显得生气勃勃，人才辈出；革命成功以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突出，注释经典风气很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执政党员，实际上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充分自由。诚如吴江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而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

的勇气，只以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意图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上有所云，然后下笔，迎合为尚，鲜知节操，则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用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

教条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它是专制主义的结果，专制主义的支柱，又是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它扼杀了党内党外一切活泼有益的思想。大家知道共产国际是教条主义的渊藪，它的影响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度。教条主义有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存在，最可怕的是与执政者的权力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而且不允许有异议、有批评、有讨论，其实践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数十年间，“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就是因此而得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肆虐的。

共产主义，这无疑是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们中间不容亵渎的话题。吴江作为“最讲认真”的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作时的历史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社会主义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提倡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那时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因此他们避免用“社会主义”一词，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予以批评，而采用“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党宣言》实际是《共产主义宣言》。但是到了1894年2月，恩格斯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了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所谓三十年不曾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吴江认为或指从1864年组织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时已不再沿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称。）

这是怎么回事呢？吴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继承了某些空想成分。现在应当说：“从空想到科学”仍然是一个过程，它要由历史来完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西方许多非